

“海都之星”与我

第十章：马儿闪耀

在叶森打吡一鸣惊人的“海都之星”，引来记者们争相采访，岳斯先生在回答众多提问的时候，宣布“海都之星”一星期后会参加在伦敦附近沙丘园（Sandown Park）举行的日蚀大赛（Eclipse Stakes）。这是一场可以媲美爱尔兰打吡大赛的一级赛。之所以选择去伦敦参加这次大赛，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，爱尔兰的夏季都阴雨连绵，赛场湿软，而英国东部的天气比较干燥，利于我们的“马儿”在干硬的场地上发挥优势。回忆当年我在卡斯商学院读书的日子，印象中英国东部的天气的确比较干燥。



爱尔兰的夏季

要问我的想法？对我来说，只要是为了马儿着想，无论岳斯先生做出什么建议我都会赞同。他是我们马儿的伯乐，值得我的信赖和尊重。



“伯乐”，天上管理飞马的星宿

这一次，我在赛事举行前一天才抵达伦敦。这里气温零上三十多度，阳光明媚，完全适于“马儿”出征。抵达伦敦，我立即前往惯常光顾的哈罗兹披萨店，享用全伦敦最美味的披萨饼。也许你会觉得我行事古怪，甚至花钱吝啬，其实我不过是喜欢吃披萨而已。



我是吝啬鬼吗？

与姐姐嘉心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我曾发现一间极品披萨店，其披萨饼美味无比，让我不禁感叹“此味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尝”，感动得几乎要与嘉心一起谱写乐曲，歌颂它的美妙。日蚀大赛前夕，我与克拉克夫妇和李思博先生共进晚餐，但吃的不是披萨。每个人口味不同，我又何必强迫他人喜欢披萨呢。



我在温哥华发现了这间极品披萨店

You
made
me
love
you!



与姐姐一起谱写乐曲，歌颂披萨的美味

沙丘园热浪滚滚，大家汗流浹背，男士们不停抹额上的汗，女士们则用赛马卡搨凉。英国人与爱尔兰人一样喜爱谈论天气，但言谈总是不离那几句，沉闷得很。



男士们不停抹额上的汗



女士们不得不衣着清凉，还自备日式纸扇

天气如此炎热，我开始有些后悔穿上那件幸运吉他衫在西服底下，不过我知道无论如何，我还是会选择穿上这件意嘱吉兆的“战衣”观战的。我当然还扎了那条红色的幸运领带，口袋里也放着克莱门的照片。迷信吗？我可是中国人。



穿着那件印有结他图案的 T 恤，热得要命

马匹亮相圈热如蒸笼，我们频频将帽子脱了又戴，戴了又脱



我与克拉克夫妇摄于马匹亮相圈



我们热得将烧烤炉里的火鸡

这样酷热的天气里，烈日当空，靳能怎么能够忍受按规定戴上安全头盔？他的忍耐力果然超群，难怪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、哪一种气候下策骑，他都能发挥出色。我还注意到，当亮相圈内所

有人和马都汗出如浆、烦躁不安之时，唯独我的“马儿”仍然气定神闲。这股沉稳的气质宣示着主权，这里唯我独尊，谁敢争锋！



我留意到当亮相圈内所有人和马都汗出如浆、烦躁不安之时，唯独我的“马儿”仍然气定神闲



气定神闲的王者

几分钟后，“海都之星”大显神勇，发力超过最后一个对手“李伯大梦”（Rip Van Winkle），再次勇夺冠军！当他回领奖沙圈时，我和约翰·克拉克便赶往那里迎接他。此时我已大汗淋漓，湿透的T恤贴在身上。但要走到沙丘园的另一边，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。



“海都之星”镇定自若，轻松夺得日蚀大赛冠军



“海都之星”胜出日蚀大赛时展现的王者气派

等待“马儿”的时候，克拉克向我介绍伊恩•包定 (Ian Balding)先生，他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组主管克娜包定 Clare Balding 和练马师安德鲁•包定 (Andrew Balding) 的父亲。安德鲁的练马事业刚起步时，便凭借雌马 Casual Look 胜出 2003 年的橡树大赛，成绩骄人。其父曾一手训练顶级马“水车礁石” (Mill Reef)，他是 1971 年打吡大赛和凯旋门大赛的冠军盟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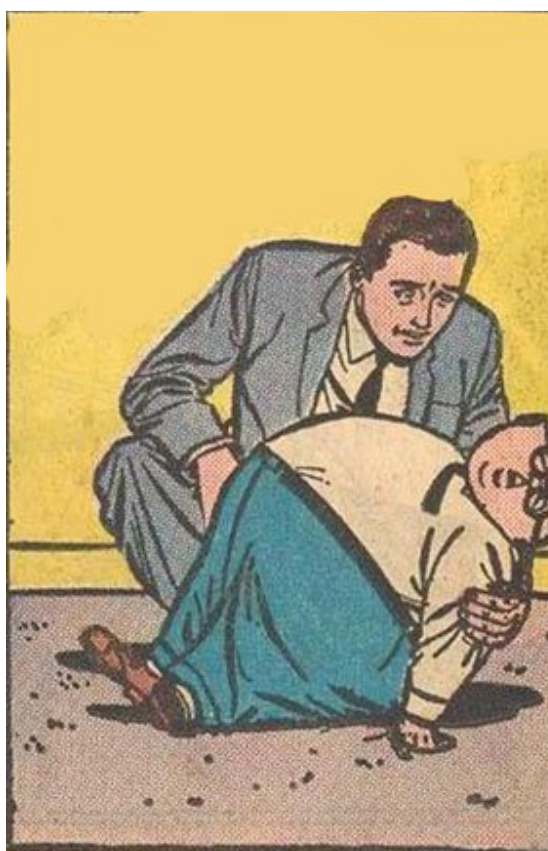


伊恩，1971 年打吡大赛冠军马“水车礁石”的练马师



安德鲁，2003 年叶森橡树大赛冠军马 Casual Look 的练马师

这时我心中忽然大呼不妙！不要，千万不要在这荣耀一刻晕倒！那偶尔才出现的晕眩感来袭，太可怕了，两个黑点出现在眼前，我虽然心知不妙，却又束手无策，只好眼见它们渐渐迫近，直至完全遮蔽我的双眼。我眼冒金星，就要在大庭广众晕倒了。且不论丢脸与否，我马上就失去了知觉。幸好克拉克和伊恩先生及时把快要晕倒的我一把扶住。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“实够威”（Zarkava）赢了凯旋门大赛。怎么是“实够威”而不是“海都市”？难道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吗？我无法解释。



若非我是这么瘦削



我看到的怎么是“实够威”？

事后，我得知伊恩·包定先生当时连忙为我找来一瓶水，真是多亏了他。在我身躺于地时，“海都之星”一定曾经喘息着经过我的身旁。他刚刚才打破保持达三十年的赛马纪录，有一点儿气喘实在是理所当然的。至少他还可走回来接受观众的欢呼及喝彩，而他所敬爱的马主此刻却只能躺卧在他经过的路上。



伊恩先生连忙为我找来一瓶水，真是多亏了他。面对观众的欢呼及喝彩，他是实至名归的，但他敬爱的马主呢？

恢复知觉后，我听见克拉克正在打发坚持将我送上救护车的医护人员。当然，医务人员这样做的确是出于一番好意。但克拉克太了解他的马主了，他相信我会及时醒来，出席颁奖典礼、领取奖杯。所谓“患难见真情”，衷心感谢你，克拉克。



克拉克在打发坚持将我送上救护车的医护人员

其实当时，我们用了个折中的办法，让医务人员用轮椅将我送到看台上，打算从那里乘电梯直往医疗中心。



坐在轮椅上时，我忽然情况转好，好像有仙子在呼唤我

到达看台时，我已差不多复原，可以到冠军沙圈与我的“马儿”见面了。医务人员要克拉克负责照顾我，我们照做了。可是，这时候神圣的冠军区域早已挤拥得水泄不通，我和克拉克根本无法穿过人墙。我要感激此时克拉克的一声大喝：“大家请让开，冠军马主要进场了！”



冠军区域挤拥得水泄不通

围着入口的人群马上主动让开，好似红海在摩西面前分开一样。我俩忽然之间，成了入场明星。不过，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周六，沙丘园只有一位真正的明星——“海都之星”。



出席颁奖典礼意义非凡，即便需要出动氧气罩也在所不惜



日蚀大赛奖杯颁发典礼：我笑容满面，完全不见之前的一丝痛苦！

意料之中，记者们免不了对我晕倒一事大肆渲染。法国报社的记者甚至建议，十月“海都之星”参加在隆尚举行的凯旋门大赛之时，先要为年轻的崔家亮搭建一个手术室，免得他得知爱驹夺冠的消息之后心脏病发作。



传言要在隆尚马场为我专备手术室！

这样的报导令我啼笑皆非，不过却让我想起“海都市”胜出凯旋门大赛时父亲的反应。我记得他当时赶紧到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，免得自己激动过度。



“海都市”胜出 1993 年的凯旋门大赛后，父亲在颁奖礼前到酒吧喝威士忌

母亲务实，坚信做事要未雨绸缪。她常对我说：“不想再晕的话，多吃苹果多喝水。”



一日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

反正凯旋门大赛仍然只是一个可能的目标。正如岳斯先生对媒体所言，在十月第一个周日开赛的隆尚马场，很难为“海都之星”提供他所需要的硬快场地。而我能做的，就是准备好那件幸运吉他衫，穿着它迎战八月在约克（York）马场和九月在李奥柏（Leopardstown）马场的赛事。随身装备当然还有那条红色领带，以及已故好友克莱门的珍贵照片，这张照片已然成为我的护身符。



十月时，隆尚马场会阳光普照吗？



洗净备好我的T恤，准备迎战八月在约克马场的赛事

将来某一天，当我年老鬓白，光荣引退之时，也许会与好奇的孙儿们重温这些我年轻时与“马儿”的合照和相关的剪报，但一些在沙丘园的照片可能就不会公诸于世了。想必各位读者也明白，爱护面子，是人之天性嘛。



荣耀纪念册，只收集自己喜爱的照片